这两个大洋洲国家，为什么容不下“哈基米”？

两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轻松答案的选择题：在一个已经被彻底改写过的生态系统里，保护一部分生命的代价，是否必然包括以某种方式结束另一部分生命？

撰稿 | 蒲　琳

“冷酷无情的杀手”，新西兰环保部长塔马·波塔卡（Tama Potaka）曾给予野猫这样毫不含糊的定性。而不久前，这个定性终于从言辞变成了国家政策——新西兰政府正式将野猫纳入“2050 无捕食者计划”的清除名单。这意味着，继老鼠、白鼬、雪貂、黄鼠狼和负鼠之后，野猫成为这份“死亡名单”的首次扩编对象，目标直指 2050 年前在新西兰土地上消灭所有野猫。新西兰境内约 250 万只野猫瞬间变为“国家公敌”。

无独有偶，近日，它的邻居澳大利亚，也因“政府计划杀死 200 万只野猫”再次引发热议。实际上，该计划的执行时间早已在 2020 年到期，但当地的扑杀野猫行动一直在持续，到 2026 年累计投资已超 1 亿澳元。“定点清除”“对家猫宵禁”等各种政策轮番上阵，当地人甚至搬出了“全自动杀猫机”……

消息一出，争议四起。有人认为，扑杀流浪猫是为了保护被其严重破坏的生态平衡；但也有人认为，“杀猫”过于残忍。

惊人的杀伤力

“哈基米”在中文互联网上是一个柔软的称呼，指向的是猫的可爱、依恋与陪伴。但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同一个物种的另一个身份——野猫，为什么被写进了国家级的清除名单。

究其原因，两个国家有着相似的生态逻辑：在一片演化史上缺席了猫科捕食者的大陆或岛国上，野猫的杀伤力远远超出了“捕食”的范畴。

新西兰的土地上本来没有猫。猫是跟着欧洲人的船来的。早在“大航海时代”，猫就在船上“打工”，任务是抓老鼠。随着航海者发现新西兰并带来大量移民，猫也跟着船员登上了这片土地。历史记录显示，家猫最早在 1770 年代随库克船长及其他探险者抵达新西兰，到 1830 年前后，随着定居者增多，野化种群已经建立起来。起初，猫在船上和定居点负责控制鼠患，但当开拓者们离开了航海环境，不再需要每一只猫都“在岗”时，一些猫被放归、走失或遗弃，几代之后彻底野化。

澳大利亚的故事版本类似。